

打捞

欢乐的碎片

陈超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程文超 著

捞

尔的碎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捞欢乐的碎片 / 程文超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1

ISBN 7-218-04736-X

I. 打… II. 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1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736-X I·632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痛别文超

（代序）

◎谢冕

得到文超的噩耗，并不感到突然，但我还是有锥心之痛。文超在我的所有学生中，不论是学术还是人品都是最优秀的，我失去了文超，仿佛是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哀痛无以言说！

文超已经与绝症苦斗了十多年，他已精疲力竭，他实在是太苦太苦了。我们身体健康的人，看着身患绝症的文超，一方面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一边做着超负荷的工作——他是用这样近于疯狂的工作使自己忘记随时都在折磨着他的死神的威胁。坚强的文超就这样忍着巨痛，任凭凶狠的癌细胞从喉部到淋巴，再到肺部，有恃无恐地在他身上四处游移，无情地摧残他的血肉之躯。换上任何一个人早就挺不住倒下了，而文超却始终站立着！凡是认识文超的亲友和医生，都说他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文超一贯乐观。不是我问，他从不在我面前谈论病情。他只是咬着牙，一个人苦苦地撑着，他把无尽的悲苦留给了

自己，而试图以此宽慰一切爱他的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得病，几番重大的手术，几次几乎绝望地推上手术台，几次又奇迹般地从地狱回到人间，不是别的，是他那超乎常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持着他。

命运对于文超，是太过不公平了。他是一位才智过人、毅力过人的人，他想在学术上做很多很多的事，他要培养更多更多的学生，一直到不久前还打电话给我，讨论他最后一部著作的出版。但是上天不给他健康和机会，他就这样并不心甘情愿撒手人间。他很年轻，他死得太早了，他是被恶命运活活地逼走的。我深知文超，他对此是绝不甘心的。有那么多平庸的生命，都在苟且地活着，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像文超这样人类中最优秀的生命？想到这里，我真的要为文超抱屈。有一次文超戏谑地对我说，他是被上帝“惩罚”的，因为他出身鄂西北农家，世代没有出现一个大学生，而他却从学士、硕士读到博士，得到从北京大学到伯克利大学的高学历，最后，他当上了博士研究生导师。他的成就是他历经艰苦自我奋斗得来的，可是，却连上帝也嫉妒了，他获怨于上苍，因为他的成就和事业已经超越了上天可以忍受的极限。

文超是经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生，我看重他甚过我自己。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比我更有潜力，更有积蕴，而他却抛我而去。我的悲凉是彻骨透心的。我要向上天抗议，是它无情而不公地夺走了我的最爱和希望。

文超，你是太苦也太累了，人世茫茫，你还是认了命吧。你也好借此安息下来，结束你的虽然悲哀却依旧辉煌的短暂

的一生，你是无愧于师友，无愧于亲人，也无愧于人世的，我们永远爱你，我们也把你永远记在心中。

（2004年10月27日深夜至28日凌晨4时，心绪苍茫，万端悲苦，匆匆草于福建晋江旅次。）

目
录

第一辑

- 3/ 生死线上
43/ 走出医院
44/ 病中偶记
50/ 我的旧屋 我的写作
55/ 围墙内外
58/ 戒“读”
62/ 悠悠岁月梦
65/ 我在“现代”做“父亲”
69/ 电脑 我的林妹妹
71/ 与女儿玩游戏机
74/ “我们”也曾是“下一代”
76/ 小草
78/ 吃派饭
83/ 西瓜熟了
85/ 记忆中的旋律

- 90/ 寄望天国
95/ 桂花上燃烧的青春
101/ 明月清风下的东湖
107/ 那一缕校园笛声
112/ 生于五十年代

第二辑

- 117/ 梦里“常青藤”
120/ 伯克利大学南门外广场
124/ “万国大学”
127/ “人民公园”的命运
130/ 无家可归者的“家园”
133/ 美国房+中国菜
136/ 现实与故事
 ——好莱坞游趣
139/ 破碎一轮水中月
143/ 读书的美国人
146/ 中美购物的异趣
149/ 节日“拼盘”
152/ 旧金山的绿
155/ 异域除夕夜
158/ 从西宁到西藏

第三辑

- 169/ 说不尽的小女子
173/ 叫你一声“老板”
176/ 从一顶旧军帽说起
178/ 面子问题
181/ 学会服气

183	美女与作家身价
186	路与车
189	荔枝与文人
191	“紧急更正”
193	那轰然倒塌的……
195	金钱与文人的尴尬
198	多点平常心
200	说句心里话
202	教师的“节”与“结”
205	挑战罗丹
208	这年头儿 千万别随便骂人
210	从文学传媒大奖到知识分子的言说姿态
214	不当批评家
217	我们时代的气功
220	足球与文学
223	广州的“红腰带”
227	批评二题：冷的与热的
230	说说王纯 说说“第三者”
232	面对那点烛光
235	姚锡娟的魔力
238	文学不能承受之轻
242	鬼子的“鬼”
255	波鞋与流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

第一辑



生死线上

晚上十一点半，我照例把自己从书本里抽出来，边活动筋骨边泡方便面。这是在北京大学 25 楼 230 室。25 楼是一幢博士生楼，一二楼住男生，三楼住女生。

之所以十一点半泡方便面，是因为三楼的一位小姐。这位小姐长什么样儿我们不知道，但知道她嗓子很靓，而且有许多优良品质，比如，守时、讲信用等等。每到晚上十一点半，她都准时开始唱歌儿，前后从来没有错过一分钟。这么精确地守时，使我们相信她是一位理工科的博士生。她的歌声很美，那个时间也是大家乐意休息一下的时间，因而大家也没什么怨言。但她一般不将一支歌儿唱完，总在一半的时候停下来。开始大家有点失望，几天后，大家发现，这位小姐是讲信用的，她绝不会将一支歌儿唱一半就丢下大家不管。过一会，她就又唱了起来，当时从哪儿停的，现在就从哪儿

接着唱。于是我们每晚都能听一支完整的歌儿，只是中间要休息一下。据说有些人是听完了下半段就开始睡觉的。但有一天，下半段突然不来了。左等右等，下半段就是没有音讯，弄得好几个人当晚失眠。这使我想起一个关于皮鞋的相声。当然，不好比。歌声自然比皮鞋美多了。况且，还有关于美女的想像。

我们估计这位小姐是十一点半泡方便面，边泡边唱歌，面泡好了，歌儿唱了一半，就停下歌儿吃面，吃完了，接着唱。可能有一天别人提醒她，吃完面后太晚了，不要唱了。从此就没有了下半段。但上半段仍然是准时的。我们也就十一点半休息、吃面、听歌。

这是1992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跟平时一样过。后来才知道，这一天跟平常不一样，它开始了我命运的转折。

那晚的方便面，有点微辣，很舒服。吃完面，再看一会书，刷刷牙，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喉咙有点痛。一开始也并没有在意。4月中旬我得了一次感冒。感冒好了，喉咙痛却一直没有好。北京春天的流感通常是很厉害的。感冒引起喉咙痛也很平常，吃吃消炎药也就算了。但这天我发现，我的喉咙痛与前几天不同，似乎有一点东西贴在喉咙上，像是一



1992年程文超在北京同仁医院手术期间与白衣天使合影

个花生皮或者辣椒皮，怎么漱口也消不掉。它不影响吃饭也不影响喝水，但贴在上面却有点不舒服。于是去校医院。医生用喉镜反复看了，说好像有点东西。她用钳子夹出了一块。

“这样吧，”医生说，“你去北京医科大做个检查。”

5月22号，拿回了北京医科大的检查结论：下咽部慢性炎症。

校医院的医生看了，说，不太像。这是一位十分负责的医生。“你呀”，医生说，“明天再去北医大挂一个老专家的号看看。好吗？”

到北医大挂了耳鼻喉科的专家号。一位老专家用喉镜看了，并用钳子伸到喉咙里夹出一点东西来。

“可能是个囊肿。问题不大。做个活检吧！”专家笑着对我说。

“什么是活检？”我问。读到了博士，但对医学和疾病，我外行得像个孩子。因为我以前很少得病。我的病历本上基本上是空的。

“活检就是病理切片。”医生解释道，“检查一下，放心一点。”

回到宿舍，同宿舍的齐宏问我，“检查怎么样？”

“没事儿。医生说是囊肿，不过，他做了个活检。”我说。

“做活检？”齐宏眉毛一下子竖了起来。他是地质学的博士生，好像比我懂得多一点。“活检是怀疑有问题才做的吧？”

“怀疑什么问题才做活检呢？”

“我也不是太懂，好像是肿瘤吧。”

我的脸大概有点儿变色。齐宏连忙转话锋，“一般不会有问题的。你小子平时连喷嚏都不打一个，还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检查一下放心一点而已。”

当晚，我却有点儿睡不着。我的身体可不能出事儿。如果出事儿，对我太残酷了。那年1月，也就是四个月之前，我刚从美国回来。我是因联合培养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留学的。我本可以不回来，因为我的妻子、孩子都在美国。妻子在那儿有了不错的工作，孩子在那儿上了不错的学校。我们租了一套不错的房子，开着一辆破得不算太厉害的车。但我还是回来了。因我觉得我回来可以干点事情。我已在开始写毕业论文。我还有很多研究计划、写作计划，我的身体一定要争气！

好不容易等到6月3日，拿结论的日子到了。这次的结论上写着“考虑为基底细胞上皮瘤”。我不懂，问医生，医生说，好像有点问题，但问题不大。可以做个小手术，也可以不理它。不过，你最好到口腔医院作个检查。

我紧张几天的心终于有点轻松了，既然“也可以不理它”，那就说明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那晚十一点半，我却忘记了泡方便面。

“程文超，紧张了吧！”齐宏逗我。他听我说了医生的意见，也觉得我没事儿。当然，谁也不会觉得我会有事儿。齐宏年轻，人挺好。我们相处得不错。这几天，他一直用开玩笑的方式帮我放松。

“紧张什么？”我辩解。

“那干吗忘了泡方便面？”

“咳，为革命看书入了迷呗！”我也轻松了起来。

“赶紧吃方便面吧，你可能得的是癌症，吃不了几天了！”齐宏继续开玩笑。

“放心吧，癌症与我是无缘的。不过方便面也不会多吃。赶明儿，我成了一款爷，天天满汉全席，你小子就跟着沾光吧！”

玩笑归玩笑，齐宏对我的检查很上心。口腔医院的号难挂，要等几天。齐宏就千方百计在口腔医院找到一个他朋友的朋友。6月9日，他专门陪我去口腔医院。一看，医生说，我的病在喉，太深了。他们无法检查。因为他们只管口腔，器械达不到深处。医生要我们去北京医科大借来病理切片，他们再检查。齐宏又与我一起马不停蹄地赶到北医大，借来病理切片。

6月10日，结论拿到了。上面写着“喉CA”。我和齐宏谁也不知道CA是什么，问医生，医生说，别问了，赶快拿回你们校医院吧。那天齐宏的朋友不在，我们也就直接将结论拿回校医院了。

校医院的医生看了结论，“嗯”了一下。我问，“医生，什么是CA？”医生轻描淡写地说，“一个医学术语，你不需要知道的。”医生边说边拿出一张病历纸，“这样吧，我给你开个转单，你拿着病理切片再到同仁医院检查一下，检查以后再说。”

我和齐宏谁也没有多想，因为我们心中一直想着北京医科大的医生说的，“也可以不理它”。于是，当天我们并没有去同仁医院，而是回宿舍休息了。

第二天，我把病理切片拿到了同仁医院。

6月11日，齐宏要陪我去同仁医院拿结论。我说，不用了吧，不会有事儿的。折腾了你这么多天，你休息一下。放心吧！

我一个人优哉游哉地去了同仁医院。

我到同仁医院病理室拿到了结论。这次用的全是中文。结论上赫然写着：“舌根鳞癌二级。”我的双腿一下子全软了，眼睛也模糊了。我支撑着身体，勉强睁开眼睛再看一遍结论，没看错。舌根鳞癌二级！

同仁医院病理室在地下室，阴森森的。其左边的紧邻隔壁，是医院的太平间，右边是出口。很奇怪当时我的大脑并不是空白。拿到结论后，我想，我应该直接走向左边，进太平间去。但很快，我又想，我还不能就这么消失，至少应该回学校向我的导师和师母报告一下，向系里报告一下。多年来，我的导师谢冕教授和师母陈素琰研究员对我恩重如山。他们是我的导师、师母，也像我的父母，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不能这么离开他们。我要去跟他们说一声。还有我可爱的师弟妹们、我的朋友们、亲人们，都说一声吧。然后，再离开。

不知道怎么走出地下室，也不知道怎么走到了住院处。住院处一位大姐接待了我。

“住院？没有床位，完全没有床位。”大姐边说边接过了我的病历纸。

“哟！三十多岁，北大博士？你怎么得这病？”她看看我，“一个人来的吗？别担心，啊，我给你安排一个加床，明天就住进来吧，啊，住进来就好了。”

我至今深深地感激这位大姐。她与我素昧平生，如果她公事公办，我至少要等十天半月才能住进医院。

谢过了大姐，我走出医院大门。这时我的腿已经能由自己控制了。